

我的

王朝闻

大地纪实丛书



游踪

中国旅游出版社

王朝闻 著

称这本小册子为《我的游踪》，既有合适方面，也有不合适方面。说它合适，是指文章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内容和记叙的方式具有自己的个性。说它不合适，是指在写法上有时议论多于叙述，记述形式也带议论性特征。不过，记述虽是以论据的姿态出现，但是包括对自然美的种种感受，都是以自己的感受为特征的，称它为《我的游踪》，并非巧立名目。

游踪研究不等于
创作之不但目
抒情感味当眼
景过能觉得有
真能便观众心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 王朝闻

我自己游览名胜古迹时，并未把精力用在有关文字资料的阅读方面，也不欣赏妄下断语的导游词。我一向觉得游览的愉快主要依靠自己发现，乐于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如果愿意依靠自己发现的读者，买这本小册子而觉得这些文章有助于理解他在游览时怎样依靠自己的发现，理解为什么不依赖别人的发现的发现才更能感到愉快，这是我的一种主观愿望。

大地纪实丛书

王朝闻 著

我的游踪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大千

装帧设计：吕大千 王京华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游踪/王朝闻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3

ISBN 7 - 5032 - 2578 - 5

I. 我… II. 王…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7029 号

书 名：我的游踪

著 者：王朝闻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 //www. cttp. net. cn

E - mail: cttp@cnta. gov. cn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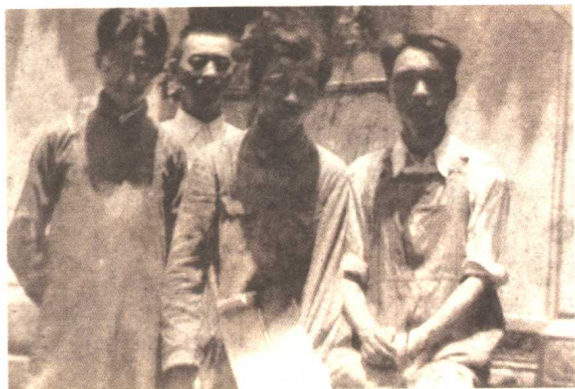
印 张：12.75

字 数：230 千

印 数：1 - 5000 册

定 价：36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十年代在杭州艺专与卢鸿基等



●1953年访苏



●在鲁艺作雕塑（1942年吴本立摄）



●在写作（50年代初）



●华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前在鲁艺合影（1945年）



●出访波兰（1954年）



●研讨泥塑《收租院》(1965年四川大邑)



●与南京昆剧团座谈(1982年)



●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二次研究生答辩会(1982年)



●黄山(1978年)



●乘中日友好之船访日(1979年)



●庐山(1983年)



●全国文科规划会（1983年）



●全国民间美术讨论会期间与吴劳、王树艺、温庭宽合影（1983年贵阳）



●美协召开理论讨论会（198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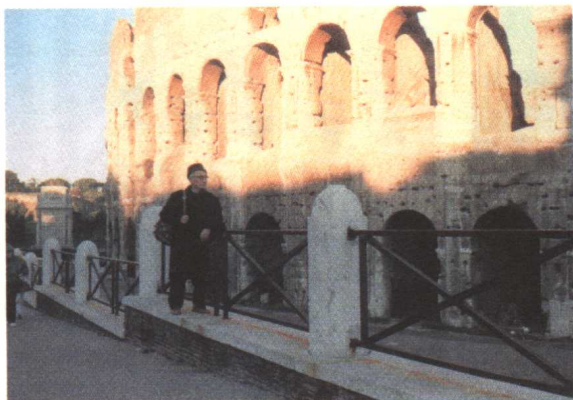
●江西鹰潭龙虎山庄泸溪河（1987年6月）



●大凉山（1986年4月）



●大连庄河冰峪沟英纳河（1987年8月）



● 访意大利（1988年12月）



● 西德版画家美术理论家米勒卡尔哈尔来访交谈泥塑《收租院》（1990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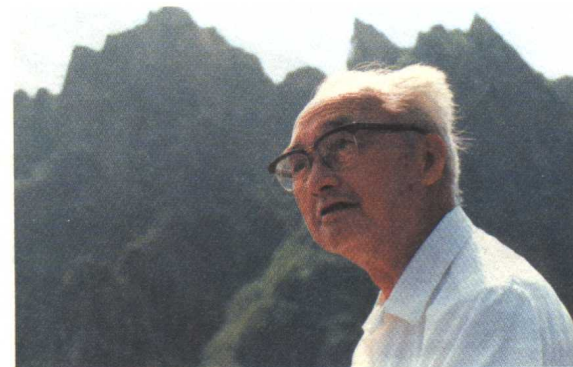
● 民间故事座谈会（1989年7月鸡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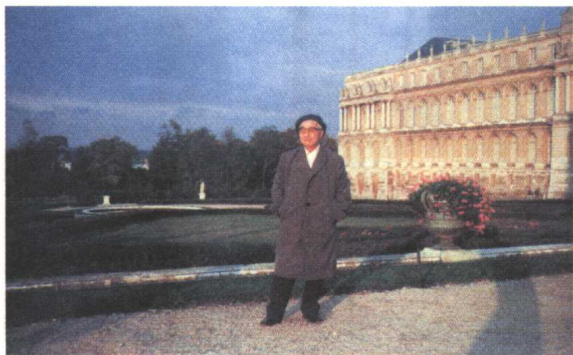
● 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铃木进合影（1990年11月）



● 在东山魁夷家（1989年11月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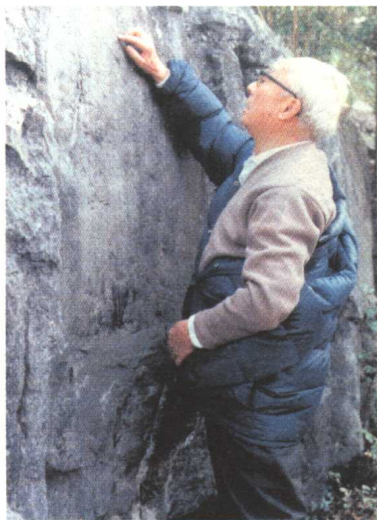
● 赴蛇岛（1991年）



● 巴黎 (1991 年 10 月)



● 童趣 (1992 年武汉)



● 湖南祁阳浯溪观唐碑 (1991 年 11 月)



● 考察大理石钟寺唐代石窟 (1993 年 4 月王达军摄)



● 在汕头大学 (1993 年 2 月)



● 与仇志海谈黑陶艺术 (1996 年 5 月)



●河北正定天主堂 (1997年5月)



●与袁毅平谈摄影 (2000年)



●石家庄毗卢寺 (1997年)



●与罗工柳谈中国美术史 (2001年2月)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评奖会 (1999年)



●95岁生日 (2004年4月18日)

王朝闻同志生平



王朝闻（1909～2004），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朝闻同志在 7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潜心研究、勤奋笔耕，出版了《新艺术创作论》、《审美谈》、《美学概论》等数十部近千万言的著作，构建起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他的美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了几代文艺工作者。王朝闻同时又是在艺术创造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实践者，为《毛泽东选集》封面创作的浮雕《毛泽东像》、圆雕《刘胡兰像》、圆雕《民兵》等是新中国美术领域的经典作品。他十分注重美育工作，为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审美素养付出了毕生心血。

王朝闻同志原名王昭文，后取《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语义，更名王朝闻。早年投身革命文艺活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华北

联合大学美术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美术》杂志主编、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文联委员、荣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

2001年获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颁发的“第一届中国美术金彩奖”，2002年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一届造型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1909年4月18日，生于四川省合江县。

1927年至1937年，先后在私立成都艺专、岷江大学、四川省立第一师范、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入学前创作的木刻《三等车厢》在上海举办的“春地美术研究所展览会”展出时，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1935年根据鲁迅小说《伤逝》编绘的木刻连环画《噩梦》，参加了全国木刻展览会展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浙江流动剧团”，先后在浙江龙泉和湖北、安徽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创作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漫画、木刻和连环画。《姆妈》等作品，发表在武汉《漫画》杂志上。

1939年在成都私立南虹艺专和复兴美专任教，1940年兼任成都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参加中国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创作的雕塑《汪精卫与陈璧君》跪像，在成都引起轰动。还创作了反映战地服务队生活的报道《二十五个中间的一个》和连环画《民族战士》。1940年由重庆赴延安前，将自选的百余幅战地速写交友人转往香港出版时，不幸在太平洋战事中丢失。

1940年12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介绍王朝闻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创作了《毛泽东像》、《斯大林像》、《鲁迅像》等许多雕塑和速写作品。1941年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的大型浮雕《毛泽东像》，被称为解放区美术作品的代表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在华北联合大学（后改为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任教，创作张家口解放纪念碑（后因撤离张家口而中止）。1948年春创作《交公粮》、《埋地雷》等年画。同年冬开始创作圆雕《民兵》。“土改”期间，经他向县政府建议，使石家庄毗卢寺及其明代壁画得到保护。

1949年初参加北平艺专的接管工作。北平艺专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为中央美术学



院后，任副教务长兼教授，承担全校的文艺理论、创作方法课和雕塑系的创作课。1950年为《毛泽东选集》封面创作了毛泽东浮雕像，1951年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了圆雕《刘胡兰像》。兼任《人民美术》主编。

自1949年春开始，10个月内连续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美术评论文章52篇，结集为《新艺术创作论》，其中有些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基于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兴趣，逐渐由主要从事雕塑创作转向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

1952年由中央美术学院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参与组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作品的创作。1954年调中国美术家协会，主编《美术》月刊，并受文化部委托筹组民族美术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

1953年为《斯大林全集》的封面创作斯大林浮雕像。

1960年为《列宁选集》的封面创作列宁浮雕像。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共出版了6本论文集，即《新艺术创作论》（1950）、《新艺术论集》（1952）、《面向生活》（1954）、《论艺术的技巧》（1956）、《一以当十》（1959）、《喜闻乐见》（1963）。（“文革”前发表的其他文章迟至1988年结集为《隔而不隔》出版。）这些论著在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的文艺评论主要以造型艺术为主，同时也广泛涉及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等领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其理论特点是把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融为一体进行研究，形成了“授受美学”的雏形。

1961年开始主编高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并多次在北大等高校讲演和座谈，着重探讨群众的审美兴趣和需要。

“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被迫停笔的情势之下，默默观察和分析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种种形而上学现象，为后来撰写专著《论凤姐》（1980）准备了主观条件。1974年，由“五七干校”分配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后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任党的领导小组成员。

1979年8月，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美术理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11月，任艺研院顾问。1988年离休后，继续主持《中国美术史》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工作。20多年中，他的美学思想得以升华，不再仅止于对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的评论，而是从审美关系入手，致力于揭示现实美、

艺术美和审美心态的客观规律。

“文革”结束以来出版的著述如下：

论文集：《欣赏、创造与认识》（1978）、《开心钥匙》（1981）、《不到顶点》（1983）、《再再探索》（1983）、《了然于心》（1984）、《审美的敏感》（1986）、《似曾相识》（1987）、《会见自己》（1991）、《东方既白》（1994）、《一身二任》（1998）、《趣与悟谐》（1998）、《书信、题词选》（1998）、《断简残篇》（1998）。

专著：《论凤姐》（1980）、《审美谈》（1984）、《审美心态》（1985，获中国图书奖）、《雕塑雕塑》（1992）、《〈复活〉的复活》（1993）、《神与物游》（1998）、《吐纳英华》（1998）、《王朝闻集》（22卷，1998，获“1999年国家图书奖”）、《石道因缘》（2001）。

选编的著作：《王朝闻文艺论集》（全三集）（1979）、《黄山石》（1981）、《适应与征服》（1983）、《麦尼埃的雕塑》（1985）、《王朝闻曲艺文选》（1986）、《论戏剧》（1987）、《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1991）、《美术谈》（1991）、《雕塑美》（1994）、《从心上来》（1998）。

主编的著作：《美学概论》（1981年初版至今已印行29次）、《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卷，1993，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中国美术史》（12卷，1998）、《八大山人》（5卷，2000，获“2001年国家图书奖”）。

王朝闻同志是熟谙实践的美学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理论著述，贴近创作者和观赏者的审美活动，避免从概念到概念。他的理论发展，既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坚定信念和孜孜追求，也来自自身直接和间接的审美经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最忌矫揉造作。他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不断地从书卷、群众、社会及民族文化遗产和大自然中汲取营养。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对自己的作品反复锤炼，使思想不断升华，理论不断深化。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艺术敏感，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童心、童趣和幽默感。70岁后，他刻“夕不甘死”印章以明志，更加珍惜有限的光阴，持续学习和工作至人生的最后一刻。

作为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王朝闻同志忠诚党的文艺事业，一生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深入生活，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探索真善美的真谛。他的美学



既是艺术家的美学，也是哲学家的美学。他酷爱中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讲学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多次赴蒙古、前苏联、波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家访问考察，代表中国美术界与国外同行进行文化交流，并且发表了大量评介国外艺术家、艺术品的文章。他的作品和著述，是我国文化事业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王朝闻同志谦逊平和、朴实真诚、为学勤奋、生活节俭，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堪称楷模。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对个人问题绝少要求，处处体现着大家风范。他与文学、美术、戏剧、曲艺、电影、摄影等领域的作家、艺术家有广泛的交往。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循循善诱，潜心提携。数十年间，发现和推介了许多文艺新人和优秀作品，赢得了几代文艺工作者的衷心爱戴。

2004年11月11日23时10分，王朝闻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的逝世，是我国文艺事业的重大损失。

书前絮语

称这本小册子为《我的游踪》，既有合适方面，也有不合适方面，说它合适，是指文章记录了自己亲身的经历，内容和记叙的方式具有自己的个性。说它不合适，是指在写法上有时议论多于叙述，记述形式也带议论性特征。不过，记述虽是以论据的姿态出现，但是包括对自然美的种种感受，都是以自己的感受为特征的，称它为《我的游踪》，并非巧立名目。

我对景观的命名、园林建设的特点以及导游解说，都结合当时的印象发表了评论。这样的小册子，对于乐于旅游和关心旅游事业的读者，也许既可消闲解闷，也可引起与自然的美丑有关问题的思考。

如果读者把其中涉及那些人所共知的风景区的记述，当成一种导游词来阅读，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得声明，我自己游览名胜古迹时，并未把精力用在有关文字资料的阅读方面，也不欣赏妄下断语的导游词。因为他对我的游览，好像有点包办代替的意味，和乐于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感受的习惯对立，我一向觉得游览的愉快主要依靠自己发现。如果愿意依靠自己发现的读者，买这本小册子而觉得这些文章有助于理解他在游览时怎样依靠自己的发现，理解为什么不依赖别人的发现的发现才更能感到愉快，这是我的一种主观愿望。

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对画家的修养有“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一说“万里路”）的说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对“行千里路”的要求，简直不在话下，可以多走一些地方。但我觉得，太方便的交通工具对旅游者发现美的机会来说，可能不如日晒雨淋、长

途跋涉的徐霞客那样得到许多新鲜活泼的感受。读“万卷书”的要求，只能说明读书的重要，难得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读完那许多书。不过我仍觉得，即使不做画家游客，读些与行路寻美目的有关的书，很有可能帮助自己提高审美能力和趣味，以致陶冶自己的情操、性格和品质。我所理解的读书与行路的关系是这样互相作用着的，读书对于行路或行路对于读书都有互相启迪的作用，这是我那其实贫乏的经验所证实了的，所以我在飞机上也要读点有趣的书，半夜三更起来写点游记。这本小册子里的《浙游漫记》，就直接记述着行路时读书，怎样直接影响了我对自然美的感受。

我有机会在外游览时，有时把风景也当作一部大书来读。我的读法往往着眼于一些引得起我的兴趣的“章节”。曾经花过许多时间听水声，这种读法可能从这“部”大“书”里读出点特殊的心得。“水涨船高”，这种心得反过来作用于我对景色的美的感受更新。我在未完成的专著《雕塑雕塑》的第八章开头，情不自禁地记述了我在火车上发现树林间的朝阳和火车赛跑所引起的愉快感。这种愉快感的引起，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必然在于其他生活的感受培养了我此刻对美的敏感。我说把自然现象当作大书来读，并不是主张游客都像科学家那样企图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而是说我观赏自然风景也不愿采取漫不经心的消遣态度。也许可以说有点像朝山进香的宗教徒面对菩萨那样，有一种虔诚的意味去对待面前的自然景色。正因为我不愿意放过自然界的某些微妙的变化，我才能像在《龙虎山记》里所记述的使我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月亮“变”成了太阳的错觉而喜不自禁。

一般游记多是记述愉快感的，我的记述也包括不愉快印象。小册子里的一篇《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性质的游记。游人总是愿意在游程中忘记苦恼，但人的生活遭遇难免有被动性。上路以后就能忘记上路之前的不愉快吗？恐怕谁也没有这么大的神通。因此，与其说我的这篇短文的性质主要是游记，不如说它的性质主要是杂文。我不计较文体的严格规定，只着重于记述自己的真情实感。正因为我觉得记述之作必须记述真情实感，所以我欣赏自己在泰山一时误把太阳错看成月亮的经历。

这本小册子里的个别篇章，是从我的论文集中摘出来的片段。因为它那记游的作用有点独立性，所以这样摘点出来加个新的题目。这个小册子里的文章是1979年以来写的，只有这些年来我才有了这么写游记的自由环境。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过华山，也去过敦煌，觉得那些新鲜的感受非记下来不可。不幸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要写游记的



愿望不得不落空。近十年来还有许多值得记述的游踪，但因为别的工作当时不容记述。出版这本小册子之后还会有出游的机会，但是未必还有宽裕的时间写游记。

也许像我爱读别人的游记却不大有宽裕时间那样，读者未必有闲工夫读我的这本小册子。买书和读书都必须有所选择，倘若读者在旅游途中抽空翻阅了这本小册子，即使谈不上过瘾，也不会后悔不该增加行李包的重量，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1988年6月中旬

